

前漢書

傳六十一之四上

示八

第	
函	
第	
架	册二三
	一六歷和

					漢書門
			五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册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九	〇	書	
函	一		
一	二		
五	二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2
冊數	32 (28)
函號	282 10

正史二十一號

共三十二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貨殖傳第六十一

前漢書九十一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千皁隸抱關擊

櫜者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

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

沃水之所灌沃也廣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

鱉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藘也即今之菘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

嘉靖八年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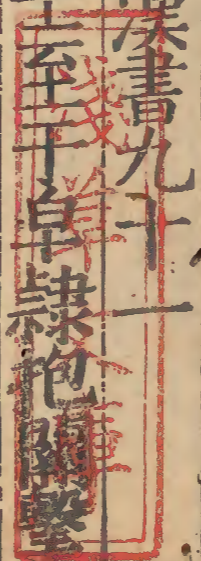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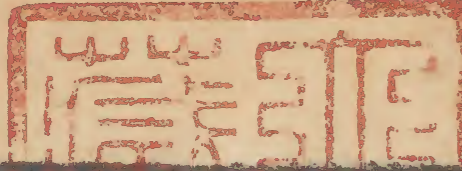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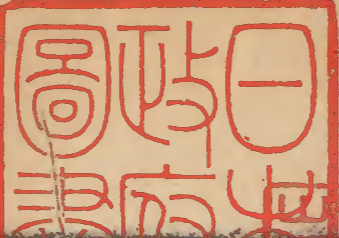
反藘音蔽

五窰

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

師古曰禮記

安藝



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壑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擊鳥也今鷹隼

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斲在藁澤不伐天師古曰斲古槎字

有常禁師古曰蠲小也也麋鹿子也卯鳥卯也月令孟

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稽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

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

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子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

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

於田疇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

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齊讀曰營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

嘉靖八年刊

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齊讀曰營

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

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

則然于越猶句吳耳齊讀曰營

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楛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禮誼禁守其人也

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

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師古曰短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

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

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與繇

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

臣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此類而脩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

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尉會稽之耻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廼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

子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

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時逐師古曰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

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

閒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曰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

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以吟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財鬻魯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

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

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車師古曰為然孔子賢顏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為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意則屢中師古曰意讀曰億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溥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彊不能以有

嘉靖八年刊

段纂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音古邯鄲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衆犀賣師古曰犀

多則出而賣之也師古曰犀求奇繒物間獻戎玉師古曰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

遺戎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

可計筭故以山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

安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孟康曰五

古曰蹠讀曰牛千蹠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

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古曰凡言千足千足羊讀曰

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秋孟康曰秋者千枝也師古曰

乃改其波字為皮又山居千章之讀曰秋孟康曰秋者千枝也師古曰

大材曰辛解在百官公卿表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

嘉靖八年刊

何

二

段

之多火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斗則各為裘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廼讀為升合之合給鯨千斤師古曰鯨海魚也鯨刀魚也鯨而不食者鯨古胎又音落鯨音齊又音才爾反鮑千鈞師古曰鮑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妄讀鮑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鮑千鈞師古曰鮑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妄讀鮑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鮑千鈞師古曰鮑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妄讀鮑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鮑千鈞師古曰鮑鮑魚也鮑音輒鮑音普各反鮑音於業反而說者妄讀鮑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

柴千石者三之師古曰孤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旃席千具它果米一種師古曰果米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馭僧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馭者其首率也馭音子胡反僧音丘外反貪賈三之廉

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音家唯卓氏曰此地隱薄吾聞崕山之下沃墜下有踐鴟至死不饑師古曰踐鴟謂羊也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民工作布易賣乃求遠遷

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算賈滇蜀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豨結民富埒卓氏師古曰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程也埒等也豨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

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直師古曰其人彊力謂羅哀也訾次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直音側于如親信厚資遣之

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

陵侯師古曰謂七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

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浦廷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

子之名師古曰問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也

若今言然其贏得過當於熾也諸即矣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家致數

魯人俗儉嗇而內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賈借行賈徧郡國鄰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刀音紹桀黠奴

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嘉靖八年刊

陵蔡

無刁

孟康曰刁間能高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

爵止為刁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刁間既衰至成

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其轉轂百數

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郡國無所不至維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

以久賈

師古曰言維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

師史能致十千萬

父行也中音竹仲反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

師史能致十千萬

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馬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

莽時維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

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咸陽孔僅等為官

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

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賦秦之敗

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

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

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

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

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

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

曰善富者數世

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異則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師古曰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

令寬廣故橋挑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挑以萬鍾計者

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

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其

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牆

田蘭章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

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

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

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

富民兼業顯利以化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

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喻後質氏以洒削而

鼎食師古曰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禮反削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

椒薑粉之蒸使燥是也師古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

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死

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

上爭主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皆陷不軌

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掘掩謂搏

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

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然借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

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第六十一終

前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前漢書九十二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

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繇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

君用雞鳴狗盜而得亡出關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十一

陸璣

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陵無忌竊符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

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

也搃音危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

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末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

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

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

也憤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厲石乞以戈擊之

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脫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

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一而至手劔而叱之萬臂擊仇

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將俠之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

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

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

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

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

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

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

造成帝時外家王氏買客為盛而樓護為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

而符之本也故言
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及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

重味乘不過鞣牛晉灼曰鞣鞣挽也鞣牛小牛也師古曰鞣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至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

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以豪聞

師古曰閻音閑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

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

國人性韓名毋辟陽霍屬潁川陝即今陝州

郭解河內軹人也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

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衆

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善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臧命作姦剽攻曰臧

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報仇剽攻

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

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

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

救也矜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矜音直畧反

心本猶言本心也睚眦又音五懈士解反音崖眦音責睚眦而少年慕其行亦

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執與人飲

使之酌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酌其人飲而

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

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

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賊窘自歸師古曰具

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

罪也鼻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

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星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彼何皇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之卒也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

曰直當也次當為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

袒謝辜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

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客

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屈從其言解謂仇家吾

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

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

我去今洛陽豪居間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

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

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薄也然後廼

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

多臧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

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徒吏

悉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

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高之師古曰

送不令解得之也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嘉靖八年刊

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上聞延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

因出關師古曰出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

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

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

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

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

曰當謂處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

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西河高翁

中師古曰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

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盜跖而居民間者

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官闕疏號曰城西萬子夏

為京兆尹門下督從李殿中師古曰章侍中諸侯貴人

嘉靖八年刊

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其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

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

郡顯貲巨萬當去留林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

不受賓客或問其故意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

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

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

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乃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

名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也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護是辭其父學經傳

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鳳方盛賓客滿門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相經過也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

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筆扎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

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

護方正師古曰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

令護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

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

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

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

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後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

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

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

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

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

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

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師古曰舉姓護

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瑁等群

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

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

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橫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為此爵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

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

闕時請召省安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坐者

嘉靖八年刊

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卿字謂邑曰公

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

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

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

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

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之至太原太守廼賜遂

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

云妻知負博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

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

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

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

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必出飲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

舊法令而罰之也適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

讀曰適此下皆同以其事適遵曰蒲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蒲百西

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

重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

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父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

不相得也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

鳴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

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導者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客蒲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濡溼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

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導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

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儒術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請求不敢逆所到衣

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

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

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苛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追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

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為儿師古曰馮口占書吏

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書數百封親疏各

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荆

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卷之三

陸敷

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
 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問巷師古曰藩
 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謔遵起舞跳梁頓仆
 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
 食日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
 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謂印之組也惡不可
 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
 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
 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

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曾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
 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
 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
 纏徽一旦虫礙為寔師古曰纏徽井索也虫縣也所師古曰纏擊也
 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寔所擊則破碎也虫音上
 絹反寔音丁浪反纏音雷諸家之說或以虫為寔或音
 衛又以寔為寔皆失之寔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
 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鴟夷
 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音骨稽音雞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出入載酒食故有鴟夷也

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

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

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顧念也

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

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

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鄧展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誅遵遵陳利

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

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

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

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其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

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

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祭服也衣冠慕之

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

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

步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

嘉靖八年刊

民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家及三安五陵諸為氣節

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三陵安陽陵茂陵平陵

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茂陵為五陵久其本意

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師古曰闔字與在所閭里盡蒲

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

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

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

救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

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火

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異夜不下堂遂津於火

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為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

不來教善養吾母孝婦曰若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其

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乞養

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

身號曰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知其

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涉自以為

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

廼大治起冢舍周閭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

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任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

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皆印富人長者師古

曰印音然身衣服車馬纒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

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

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涉即往候叩門家

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

鄉此師古曰鄉讀日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廼側

席而坐師古曰禮有夏者側席而削牘為疏師古曰牘坐今涉邨人之喪故側席

音所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

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載棺

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俵畢葬師古曰勞俵謂慰勉賓客也

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

子即特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教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鄉府掾史欲以避客文

母太后喪時中復上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欲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

毆上茂陵師古曰茂陵與豐同投幕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

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

陵守令尹公新視事師古曰守茂陵未真為之涉未謂也聞之大

怒知涉名其欲以下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

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

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詣冢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冢

則曰原曰先奴死去不得使肉袒自縛實其耳請廷問

嘉靖八年刊

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詐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曰令涉如故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
著衣服也弟王蔣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宗令
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
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
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家舍條奏
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
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
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
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頰去

師曰殺將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内隱

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

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惡

赦貴師古曰貴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

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

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謂之時莽州牧使者依

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由徙建

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家舍者為建

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

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

內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由徒建內
 根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
 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
 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送車
 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首自哀平間郡國處
 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
 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
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
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
 臧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

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淋後
 以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終

前漢書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前漢書九十三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師

日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鮫鱗貝

帶師古曰以鮫鱗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鮫鱗即傳脂粉

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

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

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儼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

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

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稅侯金賞師古曰稅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繞過於常耳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

中中即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

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

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擇音直孝反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即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

老帶後謂衣當在上而居華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

臺池中有漸以夢中陰日求推者即師古曰默而視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嘗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

口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師

日問謂長隙私行不公顯也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

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

病癱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自亮反上不樂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

嘉靖八年刊

問疾上使太子錯癰師古曰錯音也書出太子錯癰而

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錯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

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

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

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師古

沒入之耳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

一錢寄死人家師古曰即館陶長竟不得名

趙談者以星氣辛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

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未行師古曰已

人訖而天師古曰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馭江都王

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

關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師古

嘉靖八年刊

三

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永

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

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維侯師古曰維字或作洛

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

興天地諸祠欲造樂本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

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

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

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父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

臣大氏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

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

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

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

好於音樂以顯父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
 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忤恨睚眦輒被以
 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
 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
 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
 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
 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
 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

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
 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髡為城
 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
 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若若長貌累累音力追
 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
 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
 遂脩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
 上聞遂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即官其後御史大

嘉靖八年刊

五

云

夫缺群臣皆舉遂兄大鳴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
 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
 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無古曰言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
 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
 耳目有以間已廼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
 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
 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
 顯頌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
 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

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
 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
 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
 遺誓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辭下所遺也誓讀與贊同初顯聞衆人凶凶
 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
 媿已師古曰媿古訕字訕誚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
 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茹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

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

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

舊惡及其黨宰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

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日邁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

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

門都尉長安誼曰伊徙鴈鹿徙菟去宰與陳實無賈師古

日賈讀日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郎朱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

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為

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父之趙飛

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

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斃海內師古曰罷讀日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

故處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水處朕以長言下公卿

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

賂遺賞賜亦累鉅萬師古曰累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
 嬪為龍頤思侯夫人晉灼曰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為
 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
 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
襲汙也易輕也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
 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

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強言其人為其官其人主其事

具言其臯過根怒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

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

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

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

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

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飛燕之類

紅陽侯立獨不

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

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

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

也者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

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得長定宮師古

日無古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徒侮字

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

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後酺有臯莽復殺之徙

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

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一歲餘賢傳

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哀帝望

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

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

上卧起嘗晝寢偏籍上腹師古曰籍謂身卧其上也上欲起賢

未覺不欲動賢廼斷腹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

中處宿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

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

名故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

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

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

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

洞門謂門門相出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

綈錦師古曰檻謂斬闔之板也綈厚繒也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

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

廼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

具師古曰東園一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水長二丈崇一廣四尺珠襦以珠為繡如鎧狀連縫之

以黃金為鏤要以下至為柙全足亦綴以黃金為鏤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

旁內為便房剛始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柩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徵

道周垣數里門閤不恩其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詛謂者后

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

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

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

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

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

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太司馬亦任職頗言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嘉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兌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栩姓也音許羽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

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群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

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

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是

以季女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

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弟慶父故季女使鍼季鳩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朕閔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箴師古曰箴與勅同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

比師古曰此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

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

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其上票騎將軍印

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

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

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

為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

須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

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

來朝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

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

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

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廼

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

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

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

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曰家人猶庶人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殿未央宮賢父子親

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

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

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閔弟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

賢世之賢也
賢字之誤

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葬使謁者
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
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
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葬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詎驗也音蘇
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質性巧佞翼姦
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
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此禹萬計國
家為空虛父子崎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受賜

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

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飲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物棺也音反至尊

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

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徒合

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謹鄉其第哭幾獲

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異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詎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即果反因埋獄

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

詡并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

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
紀莽敗乃去宮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
修善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
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
輔鼎足不彊棟斫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

命董賢縊死丁傳流放卓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廢皇太后

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為私為此也

後漢書第六十三終

前漢書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前漢書九十四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

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

驢羸馱駟駮驪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駮駮馱馬也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

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也音鐃利則進不利則

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

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

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豳州是其地也其後

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

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

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

經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緹畎聲相近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

曰涇俗即涇水也本出上郡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

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

也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

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

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

嘉靖九年刊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

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

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狄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

下讀曰麗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邑

師古曰平王當是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始列

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

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

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

也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

音凡今穎川襄城是也師古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

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然而襄王繼母曰

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

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東至于衛侵盜尤甚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

脩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邑當是

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

曰園音蓋三合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邽白土縣西東

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

說耳洛水亦謂洛也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

嘉靖六年刊

諸氏師古曰皆在天水界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
以西有繇諸畎戎狄獠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
在岐涇涇涇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涇水
平在新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師古曰
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
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
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真伯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
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

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
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
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
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
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

嘉靖九年刊

馬相

三國邊於匈奴魏志曰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
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
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譴有罪譴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
雲陽因邊山險塹給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
而月氏盛師古曰月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
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譴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

關氏生少子宋初曰冒音墨頓音毒劉攽曰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習勤其騎

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音習射也今日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

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

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

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

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

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項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

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歲時大時

嘉靖九年刊

河漢書卷六十四

馬

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言

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師古曰攣力全反鞮丁奚反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

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

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甲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二谷以東師古曰直也

也當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羗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最大國劉敞曰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

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師古曰且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

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

課校人言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

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其法拔刃

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

擣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輒謂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還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

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日上戌已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

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

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

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

裹取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隴昆龍

新華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於是匈奴貴父大

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

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兩子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

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

古師白登在平城東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驪南方盡驪師古曰驪青

龍驤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閉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閼

而私遺之

關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
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關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得讀曰附鄉讀曰喬言滿引弓得與大軍合而
弩注天外奔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云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
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
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

翁主為單于關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

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

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

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生於沮濤之中師古曰沮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

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願以所有易其

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間季

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
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
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噉弩師古曰噉張
今歌噉之豈未絕傷痍者師古曰噉古吟字而噲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
后曰善令大諷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
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
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
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

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
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與往來入塞捕殺夷卒毆侵上
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
自保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各反非約也
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
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

嘉靖九年刊
馬相

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

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

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

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

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

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

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

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

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

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師古曰虜音火姑反獻橐

佗一騎馬二駕二師古曰騎馬堪為八匹皇帝即不

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

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

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

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

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

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其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
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
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
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師古曰辨髮之
為表綺為裏也比踈一師古曰辨髮之
比音頻寐反黃公玉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師古曰犀毗胡帶
曰鮮卑郭洛帶也獸名東胡好服之師語有輕重耳
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惣一物也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匹師古曰繒者帛
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

粥立

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

稽粥單于初

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闕氏師古曰姓中

諸侯王之女

宦者燕入中行說傳翁主

師古曰姓中

行名說也說不

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

師古曰言我中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

必於漢生患中

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

郡然所以強之

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

師古曰印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

匈奴之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

如旃裘堅善也

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

嘉靖九年刊

馬相

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

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

尺二十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

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殘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

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漢使曰然說曰匈

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以自衛如此父一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旃帳也父死妻其

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

曰匈奴之俗食牛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

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

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

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

從此類也宋祁曰三制舊本越本今作三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

屋之極主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恣恨爾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

嘉慶六年刊

勞役既重所以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嗟土室

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驚怒之言

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自謂者冠何所當益也喋音膠佔音昌自是之後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

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

其數也中何以言為乎且所給音竹仲反已不備善而苦

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

九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立入燒回中宮師古曰

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將軍

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憲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宣成侯董亦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

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

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

嘉靖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

難郎中韓邊還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

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共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

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漢音濼

水之業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濼音先列反降下也請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

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

親兩主驩說寢兵休立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

嘉之聖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

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劉奉世曰鄰上宜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音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

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

魚鱉上及飛鳥政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政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

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師古曰漢人逃入匈奴者令

嘉靖九年刊

不追。劉奉世曰：逃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

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

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

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緣邊，亦各堅

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

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

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

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閼闕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陽

嘉靖九年刊

自漢書卷九十四

十六

馬龍

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

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

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

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謀告具告單于單于大

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

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于

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

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漢

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自馬邑軍後

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八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

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

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敖廣敖廣贖為

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遼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

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衍之字

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

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也辟讀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

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

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其友

師古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共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

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

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

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禪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

嘉靖九年刊

夾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
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
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
遇單于兵故盡沒音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特也本臨
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且以誘罷漢兵
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毋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

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
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匈奴
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
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其裒驃騎將軍復與合
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
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
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
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
亡其軍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

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

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

秦解在食貨志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

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

公家發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

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期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出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

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遂獨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賀蘭山趙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

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

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

去號復其故位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
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
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
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首井從
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音
去今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此衍如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
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馬

主客問所使

師古曰主客主接請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

郭吉單體好言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

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

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

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

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

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

廬師古曰以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

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

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

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葦而西置西泉郡以隔絕胡

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

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

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

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

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與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

嘉靖九年刊

馬相

馬相

馬相

遣今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也幾音反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遣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

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譖以其言師古曰譖欲

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詐也見天子面相

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

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

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克國佩二千石印

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

迺留路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

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

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

野侯趙破奴也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

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

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

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皆匈奴者

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

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

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

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曰

以兵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

大都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

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

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

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

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

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

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二歲而死于

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

于師古曰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

胸師古曰盧胸山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

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

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

嘉靖九年刊

自故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

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匈奴黎湖單于立一歲死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反鞮音丁奚反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廼下詔曰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遺留也

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

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身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

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

子漢天子我八人行師古曰夫人尊老之漢遣中郎將

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

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

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

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

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

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二萬人

嘉靖九年刊

出五原師曰即因杆將軍教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
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曰累重謂
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
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
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
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
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
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
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
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

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
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夷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
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
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
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
徙趙信城北邸邸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
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
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

嘉靖九年刊
馬相

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進之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

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

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

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

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兵遮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闐盡

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

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服虔曰夫

山師古曰句山西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

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邵曰本

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匈奴奔走莫敢距敵

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

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微

會郵居以此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貳師由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郵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

護軍將二萬騎度郵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

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鞋都尉輝渠侯謀晉為曰本匈奴官也功

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僕多子雷曰將軍

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聞之斬

嘉靖九年刊

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北音一

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

衆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文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

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

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漢女

為妻師古曰鬪讀與開同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以

稷為酒味九甜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

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

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適丞相私

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

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

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律飭

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

師以社師古曰社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

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

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單于恐為

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

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嘉靖九年刊

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墮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

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

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

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

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

衛律等與顓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擣單于令師古曰

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

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

親師古曰風讀曰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

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

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

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

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也後二年秋匈奴

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

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

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士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

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

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

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

言請九生刊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

四隊師古曰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

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

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

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

今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是

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

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後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

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

益弱出兵試擊其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

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右賢王犁

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師古曰皆張掖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甌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三百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

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

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

馬師古曰馬

攻塞外三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
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恐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
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
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
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
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
烏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

陽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
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
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
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
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入
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王本始二
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二百石伉健習騎射
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
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
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

嘉靖九年刊

烏龍

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
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
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行倉卒以十五萬餘
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匈奴聞漢兵
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
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真
師古曰烏真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地名也音云於此山斬
八捕得 匈奴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

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
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
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
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
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
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
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
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重行與止稽留不

嘉靖九年刊
馬相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
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朔浪反及嫂居次名王
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
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
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
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
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
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
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其衆又重以餓
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詔諸國羈屬者

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
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也
欲鄉和親也師古曰茲益也鄉讓日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
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
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天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
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
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師古曰外姓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
其妻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
入庭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

嘉靖癸卯刊
馬龍

行未到會二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

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

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

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

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

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

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

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

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

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郁韃音居言反

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

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

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

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

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

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

嘉靖九年刑

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
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
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
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鞮單
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烏維單于耳孫也
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
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
央等而任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
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冊

既不得立師古曰無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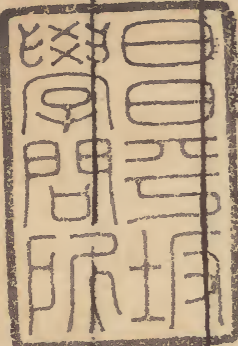
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
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
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

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
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
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
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明年單于又殺先賢
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鞮王死單于
自立其小子為奧鞮王留庭奧鞮貴人共立故奧鞮王

嘉靖九年刊

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
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友
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
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犍為呼韓邪單于發
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
曰且音未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
子余反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右賢王曰
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
於汝所居握衍朐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
處自死

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
也握衍朐鞬單于立二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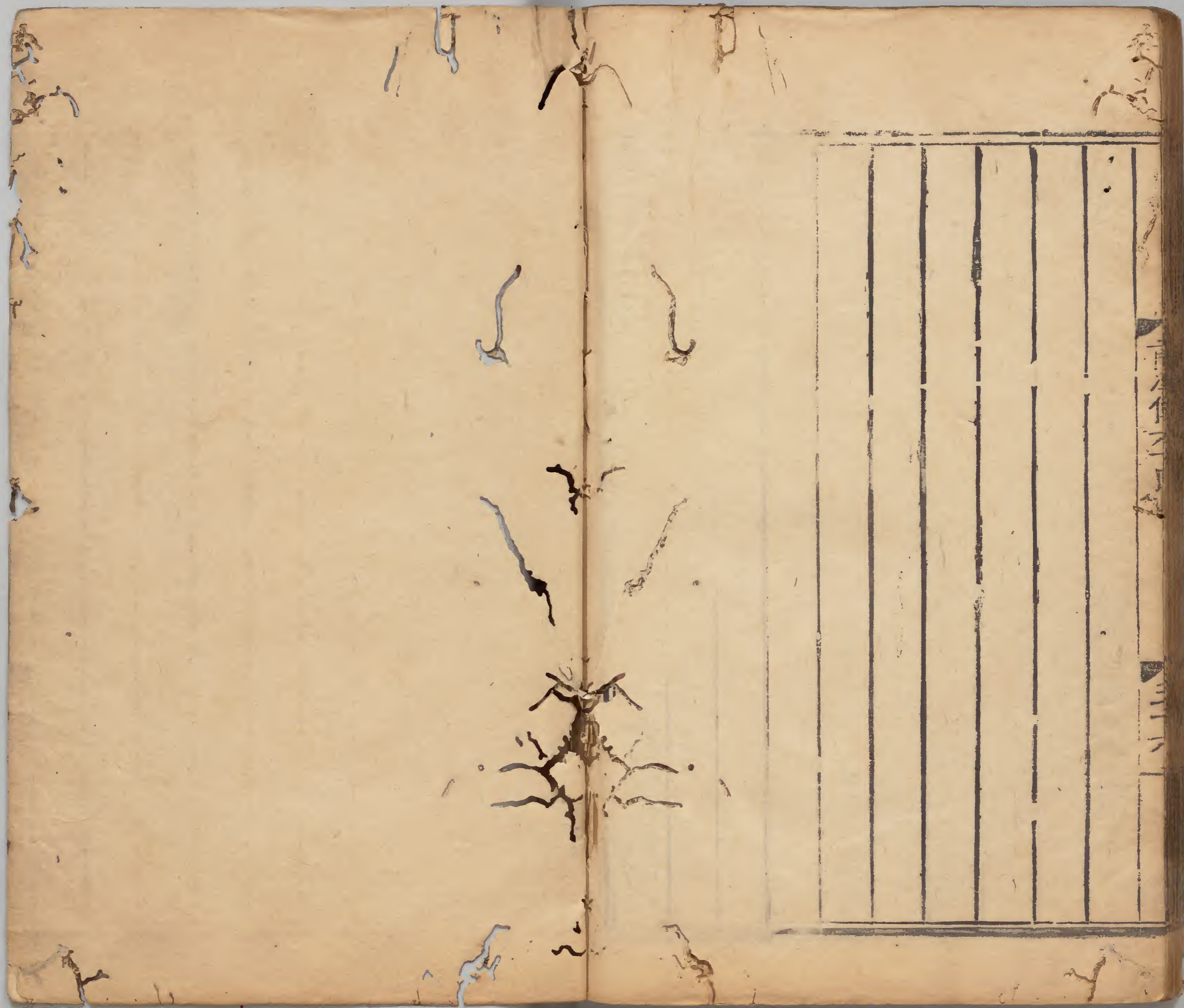
前漢書九十四

宣和靖九年刊

前漢書九十四

九十四

馬相



三十一

